



## 不能做的买卖



□ 方孝红

俞小帆的饭店开在闹市区,因为主打“水里的”,再加上掌勺师傅功夫了得,将人们的味蕾紧紧抓住,就连普通的鲫鱼都能做出几十种味道来,百吃不厌,回头客特别多,宾客盈门,于是赚得盆满钵满。

可是最近俞小帆却有了心事,因为有几个顾客要点“江鲜”。

有生意做这是好事,可是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长江“十年禁渔”政策出台后,谁还敢在江里捕鱼呀?

这几位顾客的要求像一条泥鳅,钻进了俞老板的心里,越陷越深,化作一道悬针纹悬在了俞老板的眉头。“唉,也只能想想了。”俞小帆长叹一声。

原本以为这事会不了了之,不想“瞌睡有人递枕头”。这天艳阳高照,来店送货的老贾在将水产品卸货完毕后,神秘地凑向俞小帆,问他想要“正宗江鲜”?俞小帆不禁精神一振,心想:这不是想糊弄我吧?嘿,还能有江鲜?

于是故作镇静地说,老贾你真是老顽童,开玩笑吧?

老贾压低了声音:“是上岸渔民送到我店里的,保证正宗!我啥时候骗过你?你如果不相信,可以先拿看,我不要钱,等顾客作出评价,我们再结账。”

俞小帆故意说:“这年头谁还敢吃江鲜呀?没人要的话,我只能自己吃吃看了。你这价格可能不给高哟……”

老贾拍拍胸脯说:“没问题,我们是老主顾了。今天我带了几条来,不要钱!送给你吃的!”

俞小帆心里暗暗发笑。管他是真是假,先煮了再说吧。

鱼是在晚饭的时候端上桌的,清蒸的,“仙气飘飘”,掌勺的大师傅说好鱼根本不需要添加更多的调料,吃它的原汁原味就可以了。

晚饭后,俞小帆打通了老贾的电话,是关于签约长期送“江鲜”的内容,俞小帆其实心里也有点不稳当,觉得长江“十年禁渔”是保护水生物之举,也是为千秋后代计的大事,不过浩浩长江,买几条鱼,应该对生态的破坏不大吧,再说自己又没有参与捕捞,买鱼也是你情我愿,是合同的相对方,应该没什么问题吧。这么一想,他又觉得心安理得了。

果然,有了正宗“江鲜”,饭店的利润又提升了。还真是无限风光在险峰哪!俞小帆看着进账的数字节节高,咧开了大嘴,嘴边的鱼尾纹盛满了自得。

又是一个艳阳天,俞小帆的嘴却笑不出来了。因为老贾“进去”了!继而他俞老板自己也“进去”了。

原因很简单:他们俩都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老贾作为水产经营店店主,在明知国家长江禁捕政策的情况下,多次购买当地渔民禁捕期内在长江上非法捕捞的渔获物达15万余元,并在自家的水产店内将渔获物对外进行售卖,非法获利。俞小帆作为饭店的老板,在明知国家长江禁捕政策的情况下,多次在长江禁捕期内购买老贾在当地渔民处收来的长江非法捕捞渔获物,并在自己经营的饭店内加工销售非法获利,涉案金额3万多元。

最终,老贾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二万元;俞小帆被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四千元。两人都退缴了全部的违法所得。

偷鸡不成蚀把米。然而事情并没这么简单,为了饱口福,挣不挣的钱,成了“有案底”的人,这买卖太不划算了!

(作者单位:安徽省铜陵市义安区人民法院)

## 靠社

□ 张斌

前夜偶然得到一个令我吃惊的消息,55岁的“靠社”患病去世了,并且已经在两天前安葬,未能去送“靠社”最后一程,内心产生愧疚与不安的同时,16年前与“靠社”一起工作的情景又从记忆深处不断地浮现出来。

“靠社”是陕西省咸阳市公安局秦都分局的普通一警,名叫王靠社,因为叫起来更为亲切,单位同事们不管老的少的都叫他“靠社”,对此,朴实的靠社也乐于接受。

第一次见到靠社是2006年11月的一天,我刚刚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分配大会上,分局政治处主任宣布了分配方案,我被分配到最偏远的农村派出所,内心有些许沮丧,不一会儿,我们这批“新人”就被各单位接走了,然而自己单位的人却姗姗来迟,空荡荡的会场只剩下我一个人,失落的情绪再次被放大。

“不好意思,我们迟了,所里安排让你来接你,欢迎,欢迎……”满口的陕西方言中带着爽朗和热情:“我叫王靠社,就是靠社会主义的意思,咱先回所。”未等我回应,靠社先一把扛起了我的行李,“强势”的热情立刻冲淡了我的小忧伤。

来到大门口一辆破旧的红色面包车前,靠社安排我上车,也许看到我异样的眼神,靠社边开车边解释:“咱所里只有两台警车,一般要留着处警,这个车是日常公用的。”他用力地转动着方向盘继续解释道:“不要看它破,利索着呢,我们叫这车‘小红快’。”一句话把我逗乐了。

就这样,靠社成为了我警察职业的第一个“摆渡人”,驾驶着“小红快”把我接到了从警第一站。

靠社不穿警服的话,你绝对不会将他同警察这个职业联系起来。黝黑的脸盘,额头几道深深的抬头纹,有点塌的圆鼻梁,乱乱的短发,一口浓重的方言,出生农村的靠社更像是一个庄稼人。当时,我们所在的辖区是一个不大的农村乡镇,每逢集市,靠社一旦穿上便衣,融入人群之中,就连眼睛“最亮”的小偷也难以觉察。

当然,接地气的不仅是靠社的长相,生于斯长于斯,并且长期从事群众工作,练就的群众语言也是靠社的一个绝活,农村派出所一般没什么大案子,但邻里之间、田间地头的矛盾纠纷挺多,往往还不了解,然而一经靠社“最土”的话,一般都能见效,对此,靠社也是引以为豪,常常还闪着嘴给我炫耀:“你说普通话不吃来,对群众,你还要说方言嘛!”事实也如他所言,基层工作中,跟群众交流一口方言不仅能拉近距离,对于违法者,豪气的方言也有震慑力。

一次,镇上逢集,所里几个同志就穿上便衣在街道抓赌(反扒),其间,我发现几个人聚在街边“摇色子”赌钱,虽然数额不大不够处理,干脆上前驱散作罢,没想到几句话下来,那几个人看我年轻,言语又“温柔”,竟然不加工业,正下不来台的光景,来了靠社,只见他黑着脸,一脚踏住地上铺的色子盘,瓮声瓮气地说道:“你们几个得是认不得称?(方言:意思为看不清形势)是想回所里坐坐?”吓得几个人赶紧溜之大吉。事后,靠社再次给我炫耀了他的“群众语言”。

不过,靠社的“群众语言”也有不灵的时候,一年夏天,我和靠社去辖区一个养牛场处警,警情是一个刚毕业的学生给养牛场推销兽药,可养牛场试用了一支之后因为效果的问题,既不购买也不支付试用品的货款,青年学生报了警,给民警提出的要求是把对方“抓回去”,看到对方不懂法,靠社大嘴一咧开始了群众语言,没想到这次却是“大兵遇秀才,理清人不清,你有来言,我有去语,根本说不到一个频道去”,靠社说了半天没有奏效,着急上火了,一拍我的肩膀:“你跟他谈。”末了还特意强调:“用普通话谈!”

最后是我给学生讲清了法律渠道,有了这次经历,我又扳回一局。

平日子里,靠社爱开玩笑,是个热热闹,也是个热心人,从派出所食堂扯怎么调味吃得香,谁的办公室茶叶好喝都要给你指导一遍,对待工作也是一样。记得刚到所里工作的时候,靠社给我说:“你过去是坐机关的,不了解咱这基层工作,我给你说说,咱这工作其实跟农民一样样的,最基本的就是种好自己的‘亩三分地!’”不长时间里,靠社就带我跑遍了辖区的每个村,每个组,那可是我们这些社区民警的“亩三分地”。

2007年孟夏的一天,辖区最东边的三合村有个纠纷,村东家的老婆婆和西家的小媳妇发生口角,两家男人因此“磨刀霍霍”,村干部打电话将情况告诉了靠社,他立即约好了时间准备去调解,那天,大雨滂沱,去往村里的小路没有硬化,我们的“小红快”陷进了泥里动不了,我说不行先回,等路干后再去,反正也不是着急的事。靠社却一本正经地说:“那不好,这个事本来就比较麻烦(方言:指这个事比较难以解决),咱在电话里已经说了让人家等着,绝对不能失言”。于是,在靠社的提议下,我俩硬光着脚丫子,踩在泥里把“小红快”推出了烂泥地,赶到了三合村。

多年以后,那次靠社是怎么调解矛盾的我想不起来了,只记得两个警察光着脚丫子,满腿烂泥,双手提着鞋进了村,那“狼狈”样,把闹纠纷的东家婆婆和西家媳妇都给惹笑了。



王靠社

后来,我调入了分局机关工作,靠社送我时说:“好着哩,你年轻,有文化,好好干……”

再后来,我又调到了更远的单位,加上单位事务繁忙,几年内也没有靠社的消息,没想到再次听到他的近况却是这样一个噩耗。老同事告诉我,一年前靠社就查出了癌症,没有告诉外人,还正常上班,上周突然出血。“走得很快,没有受多少痛苦。”他着重强调。

靠社也许普通得如同一把黄土,虽然黄土长了庄稼,却并不为太多的人注意,然而,这把把黄土却滋养了黄土地上的人们。

在我们的警察队伍中,还有着许许多多像靠社一般,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基层民警,工作在一个个不起眼的岗位,一生默默无闻,或者像靠社一样,正当壮年就默默逝去,没有激起一点涟漪,更无人传颂的事迹,但就是这许许多多的普通人,点点滴滴的奉献才撑起了国家安定和万家平安的大业。

今天,我想纪念一下靠社,同样也致敬像靠社一样平凡的基层工作者,虽然无名,但,精神一样值得尊敬!

靠社,走好!

(作者单位:陕西省西安市西咸新区公安局泾河新城分局)

漫画/高岳

## 浪漫的父亲

□ 杨金坤

清贫中的浪漫最动人。

在我认识的所有人里,当过代课老师的父亲是唯一一个我想用浪漫这个词来形容的人,在那清贫的岁月里,父亲用浪漫的情怀,把困苦的生活过出了诗意。

我小时候住在老屋,每逢下雨天都漏雨,经常是外面大下,屋里小下,外面不下,屋里还滴答。有天夜里,我正在香甜的睡梦中,被一滴滴凉意惊醒,见父亲和母亲正把家中的盆盆罐罐放在炕上,地上接雨水,我知道外面又下雨了。

“你别说话,用心听。”父亲见我嘟嘟囔囔闹情绪,扭头对我说。

“听什么?”我揉揉惺忪的眼睛,问父亲。

“雨水落在不同质的容器里声音不一样,容器的大小以及容器里雨水的多少,滴落的声音也各不相同,声音还蛮好听的。”父亲边听边说,我仔细听,全家人也仔细听。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在全家人谛听漏雨时,父亲竟然吟哦起唐诗来。那时,我还没有学过白居易的《琵琶行》,但我感觉那句“大珠小珠落玉盘”与此情景竟如此贴切,那滴滴漏雨声也变得如此优美。

因为历史原因,父亲当了几年代课老师后被辞退了,母亲为父亲鸣不平,父亲劝母亲说:“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学学五柳先生归园田居也不错。”被辞退的第二年,父亲在自留地里种了西瓜,西瓜快成熟时,父亲每晚都要去地里守瓜园。有天晚上,父亲只带了被子却忘了带枕头,第二天回家,母亲问他睡觉枕的什么,父亲笑呵呵地回答:“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有天晚上,我吃地瓜面窝头吃多了,本地地瓜面窝头难消化,再加上天寒地冷,我腹胀难受,父亲把白萝卜切成条,放在铁锅内,待水开萝卜熟,让我用筷子夹着趁热吃。我本来就腹胀,实在吃不下,父亲就为我讲起了《水浒传》,并对我说:“你看锅内的白萝卜条‘乐如闻队鱼,游泳清水溜。’,像不像‘浪里白条’张顺。”我听着《水浒传》,吃着萝卜条,不等吃完,一股气体从体内排出,顿觉全身轻松。

父亲用浪漫点亮清贫的生活,为我的童年送来一束束光。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浪漫就是发现希望,唤醒憧憬,包容挫折,唯有这样才能懂得生活,享受生活。

谢谢,浪漫的父亲。

(作者单位:山东省临清市人民检察院)

## 一面墙上的快乐时光

□ 刘兰根

小时候,乡下的房子多是土坯房,有一部分是在土坯外面挂一砖层的房子,家家户户外面的墙头是土坯的,前后邻居之间是没有墙头的,后邻的南墙就是前邻的后墙,左右邻居之间多以厢房相隔,还有一部分是共用一堵墙头,想找到一堵砖墙头,只有在某户人家的北屋和东西厢房之间的卡子墙,所以要找一堵向阳的砖墙,并不太容易。

村小学的北屋是首选,这是一个开放式的校园,有东西两个校园,房子是蓝色挂砖的墙面,墙头也是蓝砖。

冬天气北风呼啸,校园的北墙脚下却是阳光而温暖,孩子们下课后来都聚在这里避风,挨个儿挤在墙上“挤擦擦儿”,双脚用力踩地,侧身贴着墙,一群孩子用肩膀使劲往从两边往中间挤,边挤边说:“挤擦擦儿,挤擦擦儿,挤到南墙吃馍馍。”如果中间有被挤出去的,就赶紧跑到任意一边,再重新加入队伍,循环往复,乐此不疲,直到上课的钟声敲响,才哄笑着往教室跑去,个个跑得脸膛通红,有的孩子额头上竟然冒出了汗珠。那挂在土坯外面的蓝砖,早已被孩子们的衣服磨出了亮光,在阳光下闪耀。

那时候的孩子们跑跳能力特别强,小孩子们都能张头贴到墙上,用双手撑地,一个头头脚脚就踩到墙上了,最少的是一个人张,多的能连着张三四个人,一个贴到一个的外面,最后一个张跟头的人身材要足够高大,才能把墙上的脚放到最上面一个人脚的上方,造型看上去像杂技,往墙上张跟头叫“贴饼子”。那时的冬天孩子少穿一件棉袄、棉裤,外面是薄薄的袄罩、裤罩,袄罩有四个扣子,裤罩是用细细的松紧带系的。一个跟头张到墙上,小肚子就露了出来,棉裤腰的系腰带也露了出来,系腰带都是旧的粗棉布条,系一个活结,蓝色居多,有用那用布条的,就会引来一阵哄笑。

有的孩子不愿意运动,只是揣着手贴墙站着晒暖看热闹,也叫“贴饼子”。

村里的孩子从这里走出了一批又一批,那面墙是有温度的,吸收了阳光,也吸收了孩子们的欢笑声,它见证和承载了那些童年时光的快乐与梦想,温暖了孩子们的一个又一个冬天。

(作者单位: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区委政法委)

## 致正在实习的你

□ 龚家勇

遇见了你 就像遇见了曾经的自己  
希望你从第一天起就热爱律师工作  
热爱研究每一个逗号 分号 句号  
热爱推敲每一个字 每一句话 每一段词  
热爱学习各种知识 灵活解答法律问题  
热爱书写法律文书 精准检索法条和判例  
热爱和师长同仁一起工作 并肩作战  
热爱坐在法庭里的感觉 享受辩论的激烈  
热爱手中的笔 可以化作利剑 斩妖除魔  
热爱心中的信念 辨冤白谤 公平正义  
热爱倾诉和解的喜悦 也热爱败诉的反思  
热爱律师工作给你带来的回报 物质上的 及精神上的  
希望你热爱律师工作 也热爱生活  
我们的生命里除了法律 也有诗和远方  
希望你和年轻的你一样 不忘初心  
热爱我们心中的热爱

(作者单位: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

## 轻叩1949

□ 汪新欣

作为土生土长的重庆人,打小便听长辈们讲述红岩故事,并以此教导我们“读书要用功哈,小萝卜头在那么艰苦的情况下都求知若渴,现在条件这么好,好了……”“女娃儿也要坚强嘛,跟江姐一样要有骨气……”有幸生于这片英雄的土地,长于这片红色的沃土。最近,跟随党支部参观白公馆、渣滓洞,观看《重庆1949》舞台剧,在这场追寻红色记忆的视听盛宴中,加深了我对“红岩精神”内涵的理解。

印象1949

漫步歌乐山,走过白公馆,驻足渣滓洞,那些红岩故事如江水奔袭而来:江竹筠逝于1949,时年29

岁,狱中写信给儿子“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而奋斗到底”;宋振中逝于1949,时年8岁,8个月大时被抓进监狱,因长期营养不良变成大头细身子,难友戏称为“小萝卜头”,遗骸被发现时小手死死握在胸前,里面握着的是狱中老师送给他的那一小截铅笔;左绍英逝于1949,时年30岁,怀孕即将临产时由于叛徒出卖被特务逮捕,大屠杀中与仅1岁的女儿同时牺牲,为掩护难友用自己身体挡住机枪扫射;胡其芬逝于1949,时年28岁,曾随周恩来参加国共谈判,在《最后的报告》中写道“盼外面朋友设法抢救我们”。

1949年,那一年中国历史发展开启了新纪元,而那一年300余烈士倒在重庆解放前夕,11·27大屠杀震惊中外,少时听《红岩》是崇拜,是敬重,在二十七

岁的年纪再听英雄故事更多的是气愤,是惋惜,气愤遭受的悲惨境遇,惋惜同样的年纪戛然而止。

缘回1949

在一个细雨蒙蒙的日子,《重庆1949》让我们置身于吊脚楼建筑群,磁器口码头,回到了那一段风雨腥风又英雄辈出的岁月。风平浪静的重庆实则暗流涌动,国民党巨轮雄赳赳的到来撕裂了表面的祥和,而内心的紧张情绪也随之复杂起来,国民党高官大哥、解放军战士二哥与被囚的共产党人三弟间的骨肉亲情,矛盾纠葛让人揪心;坚守信仰,抑或是签下白白书即可求得孩子一线生机的生死抉择让人痛心;争分夺秒努力营救,却未能改变三百多英雄倒在解放前夕的事实让人寒心,本该静静摆放在渣滓洞的烙铁瞬间

洁



刘大庆 摄

## 难忘包书皮的岁月

□ 曹吉锋

走进书店,琳琅满目,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图书。翻看着眼前一本本包装精美的图书,我的思绪不自觉地飘回到了儿时那段难忘的包书皮的岁月,包书皮的点点滴滴,瞬间涌上心头。

二十世纪80年代的沂蒙山区,乡村的文化生活相对匮乏,书本报纸也少得可怜,每个新学期发新课本都成为孩子们翘首以盼的大事,淡淡的书香背后,刻满了孩子们对知识、对成长、对未来的莫大期盼和渴望,所以对新课本也格外珍惜。家庭条件好的人家,花上几块钱,买一些塑料的包书皮包到新课本上,立马成为高大上的“阳春白雪”。而对于一些家庭条件一般的孩子来说,用旧报纸制作的包书皮虽然有些“下里巴人”,倒也简朴实用。

把一张四开的报纸对折裁开,拿着其中的一半,从中间再对折包在新发的课本上,先沿着课本长的一边边缘折下,把报纸窝在封皮里面,再沿着短的一边折

## 杉树

□ 罗本森

苍枝挺秀绿绵延,叶茂根深傲九天。  
绽露幽花蝶蝶采,披身尖刺鸟难攀。  
冷霜露雪争韶艳,热雨狂风斗美妍。  
入画成诗虽少见,却为大厦作梁椽。

(作者单位:广东省信宜市委政法委)

魄、大格局,感受了“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的缥缈和浪漫。

在我成长的路上,不论是“人生得意马蹄疾”的顺景,还是“江湖夜雨十年灯”的逆境,书籍常常陪伴左右。名著的深邃与博大,近现代小说的曲折与离奇,散文的优美与感动,诗歌的凝练与意蕴,评论文章的尖锐与激烈,报告文学的真实与艺术,所有的这一切都成为我汲取知识、感官世界、品评过去、把握未来的源泉。

历史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书籍的印刷也越来越精美,封面经过特殊的处理,不像以前那样容易磨损,更加容易保存。包书皮,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也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定格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但是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对知识的渴望永远是一个亘古不变的主题。

“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人生道路上,有过一段包书皮的经历,与书为伴,足矣。

(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局)

鲜红而滚烫,竹签子尖也染上了鲜血,不知是英雄们走进现实,还是我们穿越到1949窥视历史。

在绝境中被囚的共产党人坚贞不屈,不惜牺牲的家国情怀感人至深,正沉浸其中,剧尾那些烈士们从容淡定地说:“忘了我吧,我是那春风,轻抚你满头的白发”“忘了我吧,我是那月光,陪伴你飞遍天涯”“忘了我吧,我们的理想已经实现”“初心不变,奋发图强,担当青春使命,做好本职工作,传递一份善意,或许就是我们这代人的红岩精神。”

勿忘1949

弹指一挥间已过七十二载,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和平时代的我们或许不能切身感受那个时代的信仰,但能铭记历史,感恩时代,初心不变,奋发图强,担当青春使命,做好本职工作,传递一份善意,或许就是我们这代人的红岩精神。

(作者单位: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法院)